

是沒有的，所謂工人皆由農民兼任，即有專門人才也依附官府，不能獨立存在。那時尚是物質交換的時代，所謂商業也是微乎其微的。因此廣大民眾都是農人。

1. 農人與農奴

要想知道那時農人的生活，可看豳風七月。豳風舊以聖人姬旦轄地所產，其中詩多與周公有關。譬如鷓鴣，據正史是周公被管蔡流言後，作以貽成王的；破斧又分明提到「周公東征」的話；東山則是一個自東戰場—即東征管蔡之處—返回家鄉的軍士所作，於是七月這首詩竟有人謂為周公的作品了。

古人以為聖人周公治理下的人民只有幸福，沒有痛苦，便認定七月這首詩是所謂「田家樂」。可見你若卸下有色眼鏡來讀這首詩，則實為一首「田家苦」。你看農民們終歲勤勞，收的稻子、高粱、禾麻、豆麥，都要收入倉裡歸於地主（公子），他們自己只能喫點雜糧，過冬沒有足以保暖的衣服。農隙要練習武藝，有事時便是衝鋒陷陣的士兵。除練武以外要到山上打獵，打到野豬獐鹿之類，獻給地主，他們自己只敢留隻幼獸，打到狐狸，要剝皮給地主製裘。又要績麻織布，染成紅黑顏色，做衣服給地主穿。臘月裡要鑿冰為窖，替公子冷藏蔬果，釀酒宰羊，還要登地主堂祝賀「萬壽無疆」。

農家女兒若長得稍有姿色，地主會取去供其數夕的淫樂，故原詩又有這樣幾句「女執懿筐，遵彼微行，爰求柔桑。春日遲遲，采芣祁祁，女心傷悲，殆及公子同歸！」一個農家女能得地主青睞，應該算是幸運的事，何以有傷悲之言？今竟日傷悲，則這個女兒處境可想。

小雅裡的甫田，地主歲收租十千。地主收的穀物，千倉萬箱，堆得高過屋頂，高過橋樑；地主的倉廩，多得像長坂，像丘陵，農人只能喫點陳年穀子—當然是蟲蛀霉朽的。大田也是敘農事的詩，農人辛勞的豐碩的收穫，只圖個地主的滿意，因為地主一生氣，農人就遭殃了。

孟子說古代有井田的制度，便是引大田的「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」為證。若果有井田，農人每家有田百畝，八家共耕中間百畝的公田，農夫的生活應該很舒服好過的，何致有七月一詩所描寫的呢？所以古時農人只是附著于田地上，不能自由遷徙。

2. 農奴憤慨的呼聲

魏風的伐檀，農奴罵地主道：你們從來不下田耕作，何以要收三百家的租稅，或三百倉的穀物呢？你們從來不到山上打獵，何以你庭中滿掛著野獸和野禽呢？你們這些君子人啊！原來是一味喫白飯的呀！

碩鼠篇罵得更厲害了。農奴咬牙切齒地說：大老鼠呀！大老鼠！不要啃我的黃黍。我小心伺候你三年，你對我卻從無憐顧。我發誓要離開你，到那